藏書/卷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藏書外臣傳卷六十

心隱

阮籍，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也。父瑀，魏丞相椽，知名於世。籍容貌瓌傑，志氣宏放，傲然獨得，而喜怒不形。或閉户視書，累月不出；或登臨山水，經日忘歸。博覽羣籍，而好《莊》《老》。嗜酒，能嘯，善彈琴。當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時人多謂之癡，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，以爲勝己。

嘗隨叔父至東郡，兗州刺史王泉請與相見，終日不開一言。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，籍詣都亭奏記曰：「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，據上台之位，英豪翹首，俊賢抗足。開府之日，人人自以爲椽屬。辟書始下，而下走爲首。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，而文侯擁篲；鄒子處于黍谷之陰，而昭王陪乘。夫布衣韋帶之士，孤居特立，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，爲道存也。今籍無鄒、卜之道，而有其陋，猥見採擇，無以稱當。乞迴謬恩，以光清舉。」初，濟恐籍不至，得記欣然，遣卒迎之，而籍已去。濟大怒，於是鄉親共喻之，乃就吏。後謝病歸。復爲尚書郎，少時，又以病免。

及曹爽輔政，召爲參軍。籍因以疾辭，屏居鄉里。歲饑，爽誅，故時人服其遠識焉。司馬懿爲太傅，命籍爲從事中郎。及帝崩，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。

籍本有濟世志，屬魏、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與世事，以酣飲爲常。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而止。鍾會數以時事問之，皆以酣醉獲免。及司馬昭輔政，籍從容言于昭曰：「籍平生曾游東平，樂其風土。」昭大悅，即拜籍東平相。籍乘驢到郡，壞府舍屏障，使內外相望，法令清簡，旬日而還。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。

有司言子殺母者，籍曰：「嘻！殺父乃可，至殺母乎？」坐者怪其失言。昭曰：「殺父，

天下之極惡，而以爲可，何也？」籍曰：「禽獸知母而不知父。殺父，禽獸之類也；殺母，禽獸之不若。」衆乃悅服。

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，有貯酒三百斛，求爲步兵校尉。會昭讓九錫，公卿將勸進，使籍爲其辭。籍沉醉忘作，臨詣府，使取之，見籍方據案醉眡。使者以告，籍便書案，使寫之，無所改竄。辭甚清壯，爲時所重。

籍雖不拘禮教，然發言玄遠，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，母終，正與人圍棋，對者求止，籍留與決賭。既而飲酒二斗，舉聲一號，吐血數升。及將葬，食一蒸肫，飲二斗酒，然後臨訣，直言「窮矣」，舉聲一號，因又吐血數升。毀瘠骨立，殆致滅性。裴楷往弔之，籍散髮箕踞，醉而直視。楷弔嗐畢便去。或問楷：「凡弔者，主哭，客乃爲禮。籍既不哭，君爲何哭？」楷曰：「阮籍方外之士，故不崇禮典；我俗中人，宜以軌儀自居。」時人歎爲兩得。

籍又能爲青白眼，見禮俗之士，以白眼對之。及嵇喜來弔，籍作白眼，喜不懌而退。喜弟康聞之，乃齎酒挾琴造焉。籍大悅，乃見青眼。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，而司馬師每保護之。

籍嫂嘗歸寧，籍見與別。或譏之，籍曰：「禮豈爲我設邪？」鄰家少婦有美色，當壚沽酒。籍嘗詣飲，醉便臥其側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兄，徑往哭之，盡哀而還。有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迹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嘗登廣武，觀楚、漢戰處，曰：「時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名。」蓋譏笑師兄弟也。是以他日登武牢山，望京邑而歎，因賦《豪傑詩》云。景元四年冬卒，年五十四。作《詠懷詩》八十餘篇，爲世所重。著《達莊論》，敘无爲之貴。

嘗於蘇門山遇孫登，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，登皆不應。籍因長嘯而退，至半嶺，聞有聲若鸞鳳之音，響乎巖谷，乃登之嘯也。遂歸著《大人先生傳》，其略曰：「世之所謂君子，惟法是修，惟禮是克。手執圭璧，足履繩墨。行欲爲目前檢，言欲爲无窮則。少稱鄉黨，長聞鄰國。上欲圖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，逃乎深縫，匿乎壞絮，自以爲吉兆也。行不敢離縫際，動不敢出褌襠，自以爲得繩墨也。然炎丘火流，焦邑滅都，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。君子之處域內，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？」

籍雖口不論人過，而自然高邁，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。司馬昭又保持之，卒以壽終。

子渾，字長成，有父風。少慕通達，不飾小節。籍謂之曰：「仲容已豫吾此流，汝不得復爾。」或又言籍不當爲鄭沖作《勸晉王牋》，然考其文，大槩謂褒德賞功，禮典之常，不必固讓而已。

演義論步兵勸進之文，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，非楊雄甘爲《美新》者比，是則然矣，而未盡也。

咸字仲容，父熙，武都太守。咸任達不拘，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。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，少所推先，見咸心醉，不覺歎焉。咸妙解音律，善彈琵琶。雖處世，不交人事，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。與從子修特相善，每以得意爲歡。

瞻字千里，性清虛寡欲，自得於懷。善彈琴，人聞其能，多往求聽，不問貴賤長幼，皆爲彈之，神氣沖和，不知向人所在。內兄潘岳每令鼓琴，終日達夜無忤色。由是識者歎其恬淡，不可榮辱矣。瞻素執无鬼論，忽有客通名詣瞻，寒溫畢，聊談名理，良久，及鬼神事，反覆甚苦。客遂屈，乃作色曰：「鬼神，古聖共傳，君何得獨言无？即僕便是鬼。」於是變爲異形，須臾消滅。瞻默然，意色太惡，歲餘病卒。

孚字遙集，其母即胡婢也。嘗以金貂換酒，爲所司彈劾，帝宥之。咸和初，拜丹陽尹。時太后臨朝，政在舅族。孚謂所親曰：「今江東雖累世，而年數實淺。主幼時艱，運終百六。而庾亮德信未孚，以吾觀之，將兆亂矣。」會廣州刺史劉顗卒，乃除廣州刺史，假節，未至鎮卒，年四十九。尋蘇峻作逆，識者以爲知幾。

劉伶

劉伶，字伯倫，沛國人也。身長六尺，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，常以宇宙爲狹。有時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隨之，曰：「死便埋我。」其遺形骸如此。嘗渴甚，求酒于其妻。妻捐酒毀器，涕泣諫曰：「君酒太過，非攝生之道，必宜斷之。」伶曰：「善。吾不能自禁，惟當祝鬼神自誓耳。便可具酒肉。」妻從之。伶跪而誓曰：「天生劉伶，以酒爲名。一飲一斛，五斗解酲。婦兒之言，慎不可聽。」仍飲酒御肉，隗然復醉矣。一日，因大醉與俗人忤，其人攘袂奮拳而往。伶徐曰：「雞肋不足以安尊拳。」其人笑而止。平生未嘗厝意文翰，惟著《酒德頌》一篇，其辭曰：

有大人先生，以天地爲一朝，萬期爲須臾，日月爲扃牖，八荒爲庭衢。行無轍迹，居無

室廬，幕天席地，縱意所如。止則操巵執觚，動則挈榼提壺，惟酒是務，焉知其餘。有貴介公子，搢紳處士，聞吾風聲，議其所以，乃奮袂攘襟，怒目切齒，陳說禮法，是非蜂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，銜杯漱醪，奮髯箕踞，枕麴藉糟，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。兀然而醉，怳然而醒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熟視不覩太山之形。不覺寒暑之切肌，利慾之感情。俯觀萬物，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。二豪侍側，焉如蜾蠃之與蜾蛉。

王績、仲長子光〈附《負苓者傳》〉

王績，字無功，絳州龍門人也。性簡放，不喜拜揖。兄通聚徒河汾間，倣古作《六經》，又爲《中說》以擬《論語》。知績誕縱，不嬰以家事，鄉族慶弔冠昏，不與也。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。仲長子光亦隱者也，無妻子，結廬北渚凡三十年，非其力不食。績愛其真，徙與相近。子光瘖，未嘗交語，與對酌酒懽甚。績有奴婢數人，種黍，春秋釀酒，養鳧鴈，蒔藥草自供。以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置牀頭，他書罕讀也。欲見兄弟，輒渡河還家。游北山東皋，著書自號「東皋子」。乘牛經酒肆，留或數日。

高祖武德初，待詔門下省。故事，官給酒日三升。或問：「待詔何樂耶？」答曰：「良醞可戀耳。」侍中陳叔達聞之，日給一斗，時稱「斗酒學士」。貞觀初，以疾罷。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，績求爲丞，吏部以非流不許。績固請，除之。革死，妻送酒不絕，歲餘又死。績曰：「天不使我酣美酒邪？」棄官去。自是太樂丞爲清職。績追述革酒法爲經，又采杜康、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。李淳風曰：「君酒家南、董也。」所居有盤石，立杜康祠祭之，尊爲師，以革配。著《醉鄉記》以次劉伶《酒德頌》。其飲至五斗不亂，人有以酒邀者，無貴賤輒往。又著《五斗先生傳》焉。刺史崔喜請與相見，答曰：「柰何坐召嚴君平？」杜之松爲刺史，請績講《禮》，答曰：「吾不能揖讓邦君門，談糟粕，棄醇醪也。」

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，弟子捧書北面，還堂成列。講罷，薛收嘆曰：「不及伏羲氏乎！何詞之多也？」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，委檐而息，曰：「吾子何嘆？夫麗朱者丹，附墨者黑，蓋漸而得之也。今吾子所服者道，而猶有嘆，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。」薛生曰：「收聞之師，《易》者道之蘊也。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，不逮省文矣，以爲文王病也。吾是以嘆。」負苓者曰：「文王焉病？伏羲氏病甚者也。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，三才其不立乎？四序其不行乎？百物其不生乎？萬象其不森乎？何營營乎而費畫也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，漏神之機，分張大和，磔裂元氣，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，曰：『我善言象而識物情。』陰陽相磨，遠近相取，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。於是知者不知，而

大朴散矣。則伏羲氏始兆亂者，安得舍嘆而嗟文王？」負其苓而行。

种放

种放，字明逸，河南洛陽人也。放沉默好學，父嘗令舉進士，放辭以業未成，不可妄動。每往來嵩、華間，慨然有意。未幾，父卒。數兄皆干進，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，結草爲廬，僅庇風雨。以講習爲業，從學者日衆。性嗜酒，嘗種秫自釀，每曰：「空山清寂，聊以養和。」因號「雲溪醉侯」。幅巾短褐，負琴攜壺，泝長溪，坐盤石，採山藥以助飲，往往終日。值月夕，直至宵分。不喜浮圖氏，嘗裂佛經以製帷帳。多爲歌詩，自稱「退士」。

淳化三年，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，詔使召之。其母恚曰：「嘗勸汝勿聚徒講學，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。我將棄汝，深入窮山矣。」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，與放轉居窮僻處。太宗嘉其節，詔京兆賜以繒錢，使養母，不奪其志，有司歲時存問。咸平元年，母卒。翰林學士宋湜、集賢院學士錢若水、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，詔賜錢三萬、帛三十匹、米三十斛以助其喪。四年，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，孝行純至，可勵風俗，簡朴退靜，無謝古人。復詔本府遣官詣山，以禮發遣赴闕，齎裝錢五萬，放辭不起。明年，齊賢出守京兆，復條陳請加旌賁。即遣官齎詔召赴闕，賜帛百匹、錢十萬。九月，放至，對崇政殿，以幅巾見，命坐與語，詢以民政邊事。放曰：「明王之治，愛民而已，惟徐而化之。」餘皆謙讓不對。即日授左司諫、直昭文館，賜巾服簡帶，館于都亭驛，大官供膳。翼日，表辭恩命。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，令堯叟諭意，不聽其讓。數日，復召見，賜緋衣、象簡、犀帶、銀魚，御製五言詩寵之，賜昭慶坊第一區，加帷帳什物、銀器五百兩、錢三十萬。中謝日，賜食學士院。自是屢得召對。六年春，再表暫歸故山，詔許之。將行，又遷起居舍人，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，上賜七言詩三章。十月，遣使就山撫問，圖其林泉居處以獻，優詔趣其入覲，放以疾未平爲請。

景德元年十月，來朝，言歸山久，請計月不受俸，詔特給之。上曰：「放體格高古，聞其歸私居，終日默坐一室。山水之樂，亦天性也。每所詢問，皆據經以對，頗多裨益。朕優待之，蓋以激浮競耳。」二年，擢爲右諫議大夫。表乞嵩、少養疾，許之，令河南府檢校。召對資政殿，曲宴學士院。是冬，復來朝。三年，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，復召宴賜詩。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，悉給焉。十月，復至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命判集賢院，從封泰山，拜給事中。二年四月，求歸山，宴餞于龍圖閣，命學士即席賦詩，製序。上作詩，卒章云：「我心虛佇日，無復醉山中。」三年正月，復召赴闕，表乞賜告，

手詔優答之，作歌賜之，乃齎衣服、器幣，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。四年正月，復來朝，從祀汾陰，拜工部侍郎。

放屢至闕，俄復還山。人有詒書嘲之者，放不答。放終身不娶，尤惡囂雜，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。然祿賜既優，晚節頗飾輿服。于長安廣置良田，歲利甚博，亦有強市者，遂至爭訟，門人屬族依倚恣橫。王嗣宗守京兆，放嘗乘醉慢罵之，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，條上其事。四月，求歸山，又賜宴遣之。所居山林，細民多縱樵採，特詔禁止。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，遣內侍就興觀基起第賜之。假踰百日，續給其俸。然猶往來終南，按視田畝，每行必給驛乘，在道或親詬驛吏，規算糧臭之直，以此時議浸薄。

嘗曲宴，令羣臣賦詩，杜鎬以素不屬辭，誦《北山移文》以譏之。上嘗語近臣曰：「放爲朕言事甚衆，但外庭無知者。」因出所上《時議》十三篇。八年十一月乙丑，晨興，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，服道士衣，召諸生會飲于次，酒數行而卒。訃聞，上甚嗟悼，親製文，遣內侍致祭，歸葬終南，贈工部尚書，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。

初，放嘗見陳摶，摶曰：「子他日必白衣諫議。然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深忌之。天地間無全名，子名將起，必有物敗之，子其戒哉！」放之晚節，果如圖南之言。

吏隱外臣總論

卓吾子曰：「使子房不爲韓，則終始辟穀人也，且不知有吏矣，安知有吏而隱乎？既已藉漢滅秦報韓，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。迹若吏隱，而心非也。吾迹其終之所就，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？使侯生不遇公子，則終身抱關人也。一遇公子，則出奇畫策，刎頸相隨，視死如飴矣。何者？得死所也。迹若吏隱，而心亦非也。吾迹其七十之初，據其平生之寓，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。吾故曰：二子皆吏隱也。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。設不幸而不得死，則將終抱關，將終吏隱，自不容不甘之矣。若子房者，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，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凶，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？嗚呼！國士之遇也，知己之感也，滅國之恨也，五世之冤也，千載豪傑其揆一也。吏不吏，隱不隱，皆迹也，非所論也。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不？」

吏隱

東方朔

東方朔，字曼倩，平原厭次人也。武帝初即位，徵天下舉賢良、方正、文學、材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，自衒鬻者以千數，其不足采者，輒報聞罷。朔初來上書曰：

臣朔少失父母，長養兄嫂。年十二學書三冬，文史足用，十五學擊劍，十六學《詩》《書》，誦二十二萬言。十九學孫、吳兵法，戰陳之具，鉦鼓之教，亦誦二十二萬言。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。又嘗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，長九尺三寸，目若懸珠，齒若編見，勇若孟賁，捷若慶忌，廉若鮑叔，信若尾生。若此，可以爲天子大臣矣。臣朔昧死再拜以聞。

朔文辭不遜，高自稱譽。上偉之，令待詔公車。奉祿薄，未得省見。久之，朔紿騶朱儒曰：「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，耕田力作固不及人，臨衆處官不能治民，從軍擊虜不任兵事，無益於國用，徒索衣食。今欲盡殺若曹。」朱儒大恐，啼泣。朔教曰：「上即過，叩頭請罪。」居有頃，聞上過，朱儒皆號泣頓首。上問何爲，對曰：「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。」上知朔多端，召問朔：「何恐朱儒爲？」對曰：「臣朔生亦言，死亦言。朱儒長三尺餘，奉一囊粟，錢二百四十。臣朔長九尺餘，亦奉一囊粟，錢二百四十。朱儒飽欲死，臣朔饑欲死。臣言可用，幸異其禮；不可用，罷之，無令但索長安米。」上大笑，因使待詔金馬門，稍得親近。

胡廣

胡廣字伯始，華容人也。六世祖剛，清高有志節。平帝時，大司農馬宮辟之，值王莽居攝，剛解其衣冠，縣府門而去，遂亡命交阯，隱於屠肆之間。後莽敗，乃歸鄉里。父寵，交阯都尉。廣少孤貧，親執勤苦。長大，隨輩入郡爲散吏。太守法雄之子眞，從家來省其父，會歲終應選舉，雄敕眞助求其才。雄因大會諸吏，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，乃指廣以白雄，遂察孝廉。既到京師，試以章奏，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，旬月拜尚書郎。五遷尚書僕射。順帝欲立皇后，而貴人有寵者四人，莫知所建議，欲探籌以神定選。廣與尚書郭虔、史敞上疏諫，帝從之，以梁貴人良家子，定立爲皇后。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，限年四十以上，儒者試經學，文吏試章奏。廣復與敞、虔上書駁之曰：「竊惟選舉，因木無拘定制。六奇之策，不出經學；鄭阿之政，非必章奏。甘奇顯用，年乖彊仕；終賈揚聲，亦在弱冠。漢承周秦，兼覽殷夏。今以一臣之言，剗戾舊章。若事下之後，

議者剝異，異之則朝失其便，同之則王言已行。」不從。

漢安元年，遷司徒。質帝崩，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，以定策立桓帝，封育陽安樂鄉侯。以病遜位，又拜司空，告老致仕。尋以特進徵拜太常，遷太尉。九年，復拜司徒。靈帝立，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。會蕃被害，代爲太傅，總錄如故。時年已八十，而心力克壯。繼母在堂，朝夕瞻省，傍無几杖，言不稱老。性溫柔，常遜言恭色，以避權害。達練事體，明解朝章。雖無謇直之風，屢有補闕之益，故京師諺曰：「萬事不理問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」自在公台三十餘年，歷事六帝，禮任甚優。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，未嘗滿歲，輒復升進。凡一履司空，再作司徒，三登太尉，又爲太傅。其所辟命，皆天下名士，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。蕃等每朝會，輒稱疾避廣，時人榮之。年八十二，熹平元年薨，使謁者護喪，賜冢塋于原陵，謚文恭侯。拜家一人爲郎中。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，皆縗絰殯位，自終及葬。漢興以來，人臣之盛未嘗有也。

熹平六年，靈帝思感舊德，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，詔議郎蔡邕爲其頌曰：

巖巖山嶽，配天作輔。降神有周，生申及甫。允茲漢室，誕育二后。曰胡曰黃，方軌齊武。惟道之淵，惟德之數。股肱元首，代作心膂。天生蒸人，有則有類。我胡我黃，鍾厥純懿。巍巍特進，仍踐其位。赫赫三事，七佩其紱。奕奕四牡，沃若六轡。袞職龍章，其文有蔚。參曜乾台，窮寵極貴。功加八荒，羣生以遂。超哉邈乎，莫與爲二。

卓吾曰：「甚矣，殺身之難也。世之人士，動以殺身律人，過矣。使必皆殺身而後可，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，不肯見於世也。胡廣趙誠，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，然李杜既死，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，羅列於朝，誰之力歟？其與自殺而遂己者，厥功倍矣。故曰：『天下中庸有胡公』，信哉其爲中庸也。豈若張禹者，以帝師之重，言聽計從，乃曲意阿鳳，專爲孫謀者比乎？吾是以亦謂吏隱也，蓋隱於無名者也。」

譙周

譙周，西充人也。幼孤，既長，躭古篤學，誦讀典籍，欣然獨笑，以忘寢食。身長八尺，體貌素朴，無造次辨論之才，然潛識內敏，諳曉天文。

建興中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命周爲勸學從事。周初見亮，左右皆笑。既出，有司請推笑者。亮曰：「孤尚不能忍，況左右乎！」亮卒，周在家聞問，即便奔赴。

後姜維連年攻魏，百姓凋敝，周作《仇國論》以諷之。及鄧艾伐蜀，周勸後主出降。時議欲奔吳，或欲奔南中，惟周以爲：「自古以來，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。今若入吳，固當臣服；且政理不殊，則大能吞小，此數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則魏能吞吳，吳不能并魏明矣。等爲小稱臣，孰與爲大？再辱之恥，何與一辱？且若欲奔南，則當早爲之計。今大敵已近，禍敗將及，羣小之心無一可保，恐發足之日，其變不測，何至南之有乎？」羣臣或難周曰：「艾若不受降，其如之何？」周曰：「方今東吳未賓，勢不得不受；既受，不得不禮。」後主猶疑，周乃上疏曰：「易稱：『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？』言聖人知命而不苟，必也。故堯舜以于不善，知天有授而求授人。子雖不肖，禍尚未萌，而迎授與人；況禍已至乎？故微子以殷王之昆，面縛銜璧而歸武王，豈所樂哉？不得已也。」於是遂從周策，劉氏無虞，一國蒙賴周之謀也。

時晉文王爲魏相國，以周有全國之功，封陽城亭侯。又下書辟周，周因病不進。

咸熙二年夏，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，過見周，周以書板示立曰：「典午忽兮，月酉沒兮。典午謂司馬也；月酉者，謂八月也。」至八月，而文王果崩。

晉室踐祚，累下詔所在發遣周。周遂輿疾詣洛。泰始三年至，以疾不起，就拜騎都尉。周乃自陳無功而封，求還爵土，皆不聽許。五年，陳壽嘗爲本郡中正，周語壽曰：「昔孔子七十二，劉向、楊雄七十一而沒。今吾年過七十，庶慕孔子之遺風，可與劉楊同軌。恐不出後數歲，必便長逝，不復相見矣。」六年秋，爲散騎常侍，篤疾不拜。至冬，果卒。

鄭綮

鄭綮，字蘊武，以進士登第，累擢左司郎中。家貧，求郡，出爲廬州刺史。黃巢自嶺表還，經淮南剽掠，綮移黃巢文牒，請無犯郡界。巢笑而從之，一郡獨不被寇。罷郡，嬴錢千緡，寄州帑。後郡治數陷盜，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。綮善爲詩，多侮劇刺時，故落格調，時號鄭五歇後體。初去廬江，與郡人別，云：「唯有兩行公廨淚，一時洒向渡頭風。」滑稽皆此類也。

遷給事中。僖宗以杜弘徽爲中書舍人，弘徽，宰相杜讓能之弟也。綮以弘徽兄在中書，弟不宜同居禁近，封還制書，不報。綮即移病休官。無幾，以左散騎常侍還徵。朝政有

闕，綮上章論列，事雖不行，喧傳都下。執政惡之，改國子祭酒。光化初，昭宗還宮，庶政未愜，綮每形於詩。休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。昭宗見其激訐，就常奏班簿側注云：「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。」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，綮笑而問之曰：「諸君大悞，俾天下人並不識字，宰相不及鄭五也。」胥吏曰：「出自聖旨。」綮抗其手曰：「萬一如此，笑殺他人。」明日，果制下。親賓來賀，綮搔首言曰：「歇後鄭五作宰相，時事可知矣。」累表遜讓，不獲。既入視事，侃然守道，無復詼諧。三月餘，移疾乞骸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光化二年卒。

馮道

馮道，瀛州景城人也。事劉守光爲參軍。守光敗，去事宦者張承業。承業監河東軍，以其文學薦之晉王，爲河東節度掌書記。莊宗即位，拜戶部侍郎，充翰林學士。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。當晉與梁夾河而軍，道居軍中爲一茅菴，不設牀席，臥一束芻而已。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。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，道不能却，皆寘之別室，訪其主而還之。其解學士，居父喪，遇歲饑，悉出所有以周鄉里，而退耕于野，躬自負薪。有荒其田不耕者，道夜潛往爲之耕。服除，復召翰林學士。行至汴州，遇趙在禮作亂，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，莊宗遇弒。明宗即位，雅知道，拜道端明殿學士，遷兵部侍郎。歲餘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天成長興之間，歲屢豐熟，中國無事。道戒明宗曰：「臣爲河東掌書記時，奉使中山，過井陘之險，懼馬蹶失，不敢怠於銜轡。及至平地，謂爲無事，反致傷失。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安，居安者患生於所忽，不可不愼也。」明宗曰：「天下雖豐，百姓濟否？」道曰：「穀貴餓農，穀賤傷農。」因誦文士聶夷中《田家》詩一首。明宗顧左右錄之，常以自誦。道相明宗十餘年。明宗崩，道相愍帝。潞王反於鳳翔，愍帝出奔衛州。道率百官迎入。潞王是爲廢帝，遂相之。廢帝即位，時愍帝猶在衛州，後三日始遇殺。晉滅唐，道又事晉。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，加司徒兼侍中，封魯國公。高祖崩，道相出帝，加太尉，封燕國公。契丹滅晉，道又事契丹，朝耶律德光於京師。德光責道事晉無狀，道不能對。又問曰：「何以朝來？」對曰：「無城無兵，安敢不來？」德光誚之曰：「爾是何等老子？」對曰：「無才無德，痴頑老子。」德光喜，以道爲太傅。德光北歸，從至常山。漢高祖立，乃歸漢，以太師奉朝請。周滅漢，道又事周。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。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，及爲大臣，尤務持重以鎮物。事四姓十君，益以舊德自處。然當世之士，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云。耶律德光嘗問道曰：「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」道爲俳語以對曰：「此時佛出也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」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，道一言之力也。周兵反犯京師，隱帝已崩，太祖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，遣道與趙上交、王度迎贇于徐州。贇未至，太祖遂代漢。左右知

事變欲殺道等，上交、度惶怖不知所爲，惟道偃仰自適，略無懼色。其視喪君亡國，未嘗屑意。當是時，天下大亂，戎夷交侵，生民之命急於倒懸，道方自號長樂老，著書數百言，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，以爲榮。卒年七十三，謚曰文懿，追封瀛王。道既卒，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。

卓吾曰：馮道自謂長樂老子，蓋眞長樂老子者也。孟子曰：「社稷爲重君爲輕。」信斯言也，道知之矣。夫社者，所以安民也；稷者，所以養民也。民得安養，而後君臣之責始塞。君不能安養斯民，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，而後馮道之責始盡。今觀五季相禪，潛移嘿奪，縱有兵革，不聞爭城。五十年間，雖經歷四姓，事一十二君，并耶律契丹等，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，道務安養之之力也。譙周之見，亦猶是也。嗚呼！觀於譙周仇國之論，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。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、五秀之淪陷、東漢諸帝之幼沖、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，乃可不然，未可以是而藉口也。